

代号202 著

谍战

1942

云谲波诡的天幕下，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秘？
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往往决定了血拼厮杀的战场命运。



中国工人出版社

014039223

1247.56

361

谍战

1942



代号202 著



北航

C1726659

1247.56
361

④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谍战1942 / 代号202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008-5718-1

I .①谍… II .①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3767号

谍战1942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左 鹏
责任校对	张圣南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子

- 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003
- 二、血洗鲁庄 / 004
- 三、老同学 / 008
- 四、陌生的客人 / 010
- 五、“捡来”的小伙子 / 014
- 六、书法老师 / 016
- 七、锋芒初露 / 020
- 八、新来的店伙计 / 023
- 九、疑云重重 / 026
- 十、宫本兄妹 / 029
- 十一、神秘朋友 / 033
- 十二、不速之客 / 036
- 十三、初次交锋 / 040
- 十四、强强联手 / 042
- 十五、骚女人 / 045
- 十六、土匪胡义 / 049
- 十七、步步惊心 / 052

- 十八、 超常记忆力 / 056
- 十九、 红队枪手 / 059
- 二十、 谁在偷袭 / 064
- 二十一、 昭楠被劫 / 067
- 二十二、 特殊的礼物 / 069
- 二十三、 螳螂捕蝉 / 072
- 二十四、 虎落平阳 / 075
- 二十五、 深夜访客 / 079
- 二十六、 表弟乎？表妹乎 / 083
- 二十七、 降龙伏虎 / 085
- 二十八、 强中自有强中手 / 088
- 二十九、 上海小开 / 091
- 三十、 夜遇鬼子 / 094
- 三十一、 短兵相接 / 097
- 三十二、 大当家的 / 101
- 三十三、 谁是火龙 / 103
- 三十四、 孤注一掷 / 107
- 三十五、 有惊无险 / 111
- 三十六、 棋逢对手 / 114
- 三十七、 危机四伏 / 118
- 三十八、 峰回路转 / 121
- 三十九、 国恨家仇 / 125
- 四十、 生死夜探 / 129
- 四十一、 先生，是你 / 133

- 四十二、情感交锋 / 136
四十三、清子出手 / 139
四十四、情窦初开 / 142
四十五、身份揭秘 / 147
四十六、日本间谍 / 151
四十七、被无限延期的任务 / 154
四十八、酷刑之下 / 158
四十九、民不畏死 / 162
五十、神秘仓库 / 166
五十一、谁绑架了清子 / 170
五十二、疑窦丛生 / 173
五十三、针锋相对 / 178
五十四、白马王子远在天边 / 183
五十五、深夜锄奸 / 186
五十六、使命在肩 / 189
五十七、柳暗花明 / 194
五十八、节外生枝 / 197
五十九、鸿门宴 / 201
六十、身在曹营 / 206
六十一、宫本逼婚 / 209
六十二、缜密计划 / 213
六十三、少女情思 / 216
六十四、将计就计 / 220
六十五、虎口夺金 / 225

- 六十六、智取钱庄 / 228
- 六十七、借刀除奸 / 232
- 六十八、谁是新郎 / 236
- 六十九、节外生枝 / 241
- 七十、感情真相 / 246
- 七十一、为爱无悔 / 249
- 七十二、迎亲队伍 / 253
- 七十三、帽子戏法 / 256
- 七十四、大闹忠义祠 / 260
- 七十五、千钧一发 / 264
- 七十六、生死对决 / 268
- 七十七、政治审查 / 272
- 七十八、奔赴战斗部队 / 276
- 七十九、郎心似海 / 279
- 八十、别了，宫本一郎 / 284
- 八十一、劫后重逢——大结局 / 287
- 后面的话 / 293

引子

1942年冬初，浙南丹浦县城。尽管县城里的老百姓仿佛早已对头顶不时呼啸而过的日军飞机习以为常，也似乎对街头巷尾横冲直撞的巡逻车队熟视无睹，但所有人心底都明白一件事情，看似宁静的市井生活中抵抗的暗流从来没有平息。

驻扎在县城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一直困惑连连，为什么他们小到军需库存大到调动部署的林林总总的情报总在最短时间内就会被对手得知，以至于对根据地所有的“围剿”行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入夜，逍遥楼赌场里人声鼎沸，赌客们人头攒动。

一个体型臃肿的白胖子格外引人注目。这期间他已经赢得盆满钵盈，一张肥嘟嘟的猪脸因为过度兴奋而油光四溢，汗水从他的额头一层层渗出来，顺着眉梢流进眼角。

白胖子正赢得起劲儿，突然感到有些内急，不由得抽身出来，急慌慌地往厕所跑。他刚刚在尿池子边站定，便感到了一支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了自己的后背上。一位身着长衫的男子突然间出现在其身后的黑影里，“别来无恙，老朋友！”

白胖子身体僵住了，感觉背后的声音似乎有些耳熟，他迟疑地把手举过头顶，慢慢地转过身来，顿时看清了长衫男子的脸，一瞬间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是你？！”

“没错，是我！今儿这局是我坐的庄，只可惜这最后一把，我和牛会长赌的不是钱，是你的狗命！”

“你，你，你，你不敢杀我，日本人就在外面，枪响了，你也跑不掉！”白胖子脸上的肌肉极度地抽搐着，尽管还嘴硬，但不争气的黄汤却顺着裤管簌簌而下……

长衫男子微微一笑，“说对了，像你这种人渣还真的不配让我浪费这宝贵的子弹。”话音未落，白胖子的身体就像个麻袋一样重重地倒落在一边的粪坑里。直到这最后一刻，他才真正看清楚，长衫男子捅进自己心脏里的那硬硬的

家伙原来只是一把锋利的裁纸刀。

长衫男子镇定地将刀上的血迹在白胖子的身上擦净，甩下一张“汉奸下场”的粗布条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幕之中。一切开始得从容不迫，结束得又干净利落，以至于看上去好似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日军的巡逻车从逍遥楼前面的夹道上颠簸地驶过，赌场中喧哗依旧……

与此同时，丹浦县日本宪兵司令部佐佐木大佐的办公室里一场高度机密的谈话已经进入了尾声。佐佐木为面前的年轻少佐倒上一杯清酒，慢慢说道：“青浦基地的所有消息渠道要严密封锁，如有必要，要把那些碍事的木头清理干净，一个不留！”

“嗨！属下明白！可是支那人非常狡猾，您也知道，青浦乃各方势力龙蛇混杂之地，消息传播得比风还快，抵抗组织更是活动猖獗，属下为此极为头痛，敢问大佐有何对策？”

佐佐木将手中的清酒一饮而尽，他胸有成竹地冷笑一声，“军部大本营为这一天早就做好了精密的准备和安排。多年前，黑龙会就在青浦镇上隐藏了一枚极深的棋子，青浦镇的情况可以说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现在，是启用这枚棋子的时候了。”

年轻少佐的眼前一亮，“谢谢大佐！相信有了这枚棋子相助，我们一定会将青浦的敌人一网打尽！”

“三天后的行动，你要提前做好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嗨！属下明白！”

“下去吧。”佐佐木挥了挥手。年轻少佐深鞠一躬后站起来，轻轻地退出了房间。

“青浦的老朋友，就看你的啦，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佐佐木擦拭着手里的战刀，自言自语道。

数小时后，子夜，上海某公寓楼的密室内，一个中年男子正紧张地破译着刚刚收到的重庆密电命令，而尤其让他郁郁寡欢、耿耿于怀的恰恰是这条密令的最后一句：“据悉，内战时期负案在逃的前共党上海特科重要成员‘火龙’亦在青浦

活动，令我同志务必彻底查清其藏身之处，就地正法。”

“冤家路窄啊！”中年男子恶狠狠地掐灭了手中的香烟，顷刻间，过往曾经交手的一幕一幕像电影般浮现在他的眼前。“火龙，我不信你每一次运气都那么好，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输给你。”

夜色无边，天幕下的青浦依然宁静，然而，一场血雨腥风的龙争虎斗已经迫不及待地拉开了帷幕——

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半夜里，在青浦镇开杂货店的中共地下特工、代号“火龙”的廖平在睡梦中被一阵急匆匆的敲门声惊醒了。

交通员老周一脸阴沉地闪了进来，带给他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宋丽牺牲了。这是组织上为他配备的假扮夫妻掩护的第三任助手，在从上海转移到青浦镇的途中遭遇鬼子盘查不幸暴露遇难。老周蹲在门边，无精打采，低着头一个劲地抽着旱烟。廖平在一旁黑着脸，也不说话，许久，老周终于开了腔：“组织上会再给你派个新的联络员兼助手，还是以夫妻身份做掩护……”廖平一听就急了：“求求你们，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我这里不需要。而且你们为什么每次一定要派个女的来，如果组织上实在要派，就派个小伙子来好了。在我这里做店员可能更方便掩护。”

老周想了想，“也好，我这就去区上想想办法。”

老周随即转达了组织上对廖平的表扬，他上次提供的青浦镇大汉奸牛无来活动规律的情报让区上的锄奸队在三天前顺利铲除了这个屡屡出卖抗日志士的大恶棍，这算是个好消息，屋里的气氛缓和了很多，但随即老周布置的另外一个任务却令廖平刚刚平复的心一下子又悬了起来：组织上竟然让他设法搞到镇东日军新建油料库的平面图，然后组织会派战斗部队伺机进攻、予以摧毁。廖平心里很清楚那个油料库有日军的重兵把守，不要说混进去画平面图，就是飞

进个苍蝇也会被立刻就地正法，但任务就是任务，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廖平：和组织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我需要时间，而且……”廖平略一思忖，他本来是想说如果实在完不成也请组织原谅。

“我都知道，都明白。”老周没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他太了解这位上线柔中带刚的个性了。“不困难组织上也不会交给你。这也是为什么组织上一直坚持要给你配备助手的原因吧。”

廖平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老周习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知道这个时候战友的鼓励对于这个身担重任的年轻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但已经走到门口的他又返了回来，面露尴尬之色：“火龙同志，那个，这个，你也知道的，我们好几个月没有活动经费了，组织上这次本来是托宋丽带过来一些。可是她……她……”

廖平一下明白了老周的意思，二话没说，转身从柜台中间的钱箱里掏了半天，给了老周一些鹰头银元：“我手上也就这么多了。”

老周小心翼翼地把钱收到衣襟里：“你放心，连以前借的，都记着账哩，等下次经费到了给你报销。”

廖平挥挥手，“算啦，我们做地工的，命都可以交给组织，何况是这些身外之物。”

老周走了，廖平本来想再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了，组织布置下来的新任务像一个秤砣压在他心底。他左思右想，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起身下床，轻轻地走出店门，随手把“今日小店盘点，停业一天”的牌子挂在了关闭的门面上。他要先去找一个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可能是在这个镇上唯一有可能帮助他完成任务的人。

二、血洗鲁庄

清晨，浓重的雾气笼罩着鲁庄，庄外的一条通往青浦的公路边，布满灌木

丛的沟壑里趴着十几个人。

鲁庄游击队长小何轻轻活动了一下早已经趴得近乎麻木的胳膊，“妈的，鬼子的车队怎么还不见动静，到底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放心吧，咱们县城里的老交通的消息不会错，鬼子的车队应该就是今儿早上去青浦。”一米之外小何的爹、鲁庄村长老何幽幽地接过话茬，眼睛却一刻也没离开泥泞的路面。

“嘿嘿，小哥，我就知道你着急了，你平时不是老教训我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这会儿你自己倒先着上急了。”小何的弟弟——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冲着小何做了个鬼脸，露出了两颗顽皮的虎牙。

“俺着急了吗？着急了吗？！就你话多。”小何不客气地拍了一下弟弟的头，给了他脑袋上结结实实一个“栗子”。

“嘘，别闹，别闹，你们两个多大了，咋还像个孩子？！”老何在一边压低嗓音嗔怪着两个孩子，但目光里却满是疼爱。

灌木丛里重新陷入了沉寂。

许久，小何拽了拽老何的衣角，“爹，俺这心里头总觉得这趟活儿有点不踏实。”

“怎么了？”

“咱们这次伏击可没来得及请示区上，不知鬼子的虚实啊！”

“老交通的消息是来得急了些，情报里只说鬼子要往青浦运送从东北来的一批重要物资，但确定不是军火，我估摸着只要不是军火，估计鬼子不会有太多人随车押送，咱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打了再说。这叫啥来着……”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小何和弟弟同时脱口而出，老何嘿嘿一乐，就在这个时候，几个人同时噤了声，因为他们听到了大路上由远而近的渐渐清晰的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鬼子终于来了！

鬼子小林坐在汽车驾驶室里警觉地盯着前方的路面，司机突然紧张地说：“小林君，我们可要小心哪，前面就是鲁庄了，那是有名的支那乱匪出没的地方，我们运输队一起从北海道出来的好几个兄弟都折在那里了！”

小林冷冷一笑，“这些乱匪要是聪明，这次就不会来。”

“哦，小林君为什么这么说？”司机不解地看了小林一眼。

“我要是他们，会远远地躲开。”

“那可不一定，这些乱匪据说神出鬼没，像幽灵一样。”

“像幽灵可也还是人装的，他们要是知道我们这次带了多少人，一定不会贸然行动。”

“那可不一定，我听说这些支那乱匪都是亡命之徒，支那民间有句俗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小林君，咱们还是应该小心一些。”

“其实我心里还有点怕他们不来呢。”

“啊，小林君，你该不会是要主动寻战？”

“很简单，这伙乱匪胆敢贸然发动偷袭，那么结局就只能有一个。”

“怎么说？”司机好奇地歪过了脑袋。

“找死！”小林恶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词。

“砰”的一声枪响，司机惨叫了一声，栽倒在方向盘上。汽车轮原地猛然打了急刹，停在了公路边。

“八嘎，果然来了，来吧，来吧！这些支那猪！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小林吼叫着跳下驾驶室，几十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兵跳下车来，很快依靠汽车作屏障摆开了战斗队形。

公路上，激烈的枪声大作。

一交手，小何便觉得情形不太对，鬼子这次出动的兵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尤其是当“哒哒哒”的机关枪响起来的时候，小何身边的几个游击队员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倒了下去。

“爹！”小何伸手想去拉几步之外的老何。

“散开，散开！别管我！”老何腿上已经中了枪，他跪在地上，冲着两个孩子连连挥手。

“快走，孩子，撤！”一个手榴弹砸过来，掀起的巨大气浪把两个年轻人翻到了一边，老何倒在了血泊中。

“爹！爹！”小何急红了眼，还想往前冲，身边的弟弟却一把拉住了他，“小哥，听爹的，快撤，快撤！”

小何仍然挣扎着往前扑，被周围几个游击队员连拉带拽窜进了公路后面的树林，往鲁庄方向奔去。

军曹渡边跑到小林面前，“小林君，根据交火情况判断，只是一小股共匪游击队，想打劫车队，但火力装备实力实在是不堪一击，扔下几具尸体，已经向鲁庄方向逃窜了。小林君，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宫本长官还在青浦等着我们呢。佐佐木大佐可是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重要实验设备尽快送到青浦的。”

小林皱了皱眉，“渡边君，这些支那鬼该不是已经……看见了车上的东西？”

渡边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下汽车后厢里帆布包裹的“装备”，“应该是没有，我想他们就算是看见，也不会猜到是什么装备的。”

小林用望远镜看了看远处的树林，袭击者奔窜的身影在林间隐约可见，他的眼睛眯了起来，“可我不能冒这个险，大佐同样有令在先，路上凡是见过这些装备的所有支那人就要死！”

“啊，那我们下一步？”渡边面露困惑之色。

“树林的那一边是什么地方？”

“鲁庄。”

小林猛然抽出了自己的军刀，“目标：鲁庄，追击速战！路遇所有支那人，一个不留！”

渡边打了个冷战，急忙整理好自己的小队，跟着小林一起如旋风般刮进了树林。

小何和弟弟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庄里，突然弟弟身子一沉倒在了地上。

“阿弟，阿弟！”小何跪在地上，心疼地抱起了弟弟，这才发现弟弟肚子上冒着血，已经浸红了整个衣襟。

“小哥，快跑，快跑，鬼子，鬼子追来了……”小伙子还未及说完，便闭上了眼睛。

小何轻轻放下了弟弟，转身拔出了腰间的双枪，“小鬼子，我和你们拼了！”

几分钟后，小林率领着一中队日本兵冲进了鲁庄，未再遭遇有效的抵抗。很明显，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鲁庄游击队早已经溃不成军，小何无奈，只能咬牙领着还活着的几个游击队员边打边撤。

湿重的雾霭渐渐散去，鬼子们端着枪，穷凶极恶地冲进了一个个茅草屋，点火烧房，鲁庄瞬间陷入了一片火海。

三、老同学

廖平要找的人是他的中学同学，镇上第一富户曲家的大小姐——曲昭楠。

曲家大院是青浦镇上最显著的建筑了，它的主人便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大乡绅曲文豪。曲老爷有钱，拥有青浦镇上几乎一半的产业，他从年轻时候起接连娶了四房老婆，但生来生去，膝下就只有二房二十多年前生的宝贝闺女曲昭楠，意为“招男”，可招来招去的都没有再招来一女半子，没办法只好把这个宝贝闺女当宝儿一样供了起来，基本上女儿指着天上的月亮不会给星星，当地的风俗本是女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但曲文豪开明，从小把这个唯一的女儿当男孩培养，不仅上了洋学堂，还差一点就留了西洋的大学，本来已经考上第二年的留美预科的昭楠因日本人占了上海，一腔报国热血的她计划着就要从军当兵的节骨眼上，有人及时带了口信给镇上的曲老爷，曲家立马就炸了窝，这还得了！就这样，曲昭楠被曲老爷连夜派人连捆带拽地绑回了家中，这人是回了家，心可就留在了前线。不久就在镇上谋了个小学国文教员的差事，还偷偷地加入了军统浙南站，当然其上级碍于曲老爷的弟弟曲文镜曾经做过黄埔军校文训主任的面上，一直以来不敢也不愿意安排曲大小姐太多实际的任务和危险的差事。

曲昭楠和廖平谈不上青梅竹马，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习惯顶着干、比着来的一对“死对头”，就像现在，昭楠知道廖平是做什么的，廖平也明白她的底

细，平日里很多时候两人在一起互换情报，彼此心照不宣。但说到底，昭楠内心深处对这个从小在一起长大、知根知底的老同学其实始终怀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是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

青浦镇上的小学校就位于和曲家大院隔一条街的街口位置，一大早，刚刚走进校门的昭楠就和一个孩子撞了个满怀：“曲先生，有个叔叔让我交给你张纸条。”昭楠接过来，很熟悉的笔体，却只有四个字：老地方见。昭楠的脸稍微有点红，心里暗骂：这个淘气鬼，都多大了还玩这种游戏。她摸了摸孩子的头，“谢谢你。”小男孩一蹦一跳地跑开了。

昭楠走进车水马龙的镇西街翠香楼茶馆的时候，楼下的茶客已经是人满为患。她未加理会，径直上了楼，拐进走廊深处的包间，廖平正襟危坐，举着面前的报纸认真地“阅读”着，曲昭楠并不打招呼，上前一把扯了下来：“得啦，得啦，在我面前还装啊，怎么着儿，廖大老板今天有闲也有钱请我喝茶了？”

“曲老师今天没课？”廖平讨好地笑笑，随手给她倒了杯茶。

“明知故问，你要知道我有课还会约我吗？”

“嘿嘿，就知道什么都瞒不过你。”

“你找我来总是有事的，说吧。”

“不，就是来专门谢谢你，牛无来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廖平凑近些，压低了声音。

昭楠心里一怔，睁大了眼睛，想起前些日子同样在翠香楼，自己告诉了他关于大汉奸牛无来接触军统想要曲线救国的情报，同时透露的还有牛无来的一个秘密藏身的姘头的住处。难道共党这么快就趁机把作恶多端的牛无来解决了？曲昭楠看了看廖平，这家伙今天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她马上恢复自己惯有的不动声色：“这没什么吧，你不也把我们内部那个日本奸细的情报交给了我，这是场你我之间的商业交易，算五五扯平，大家合适，不亏，不赚。”

“那确切地说应该是双赢喽。”

“从小就数你那张嘴能说。”

“好了，说真的，还真有件事求你，我听说，你是那个日本军官宫本的妹

妹清子的国文老师？”

“哟呵，贵党的情报系统真是厉害，还说你做什么都瞒不过我，我看倒是
我有什么都瞒不过你吧，那个酷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妞？你想做什么？”

廖平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迟疑了一下，还是开了口：“你前些日子说，
她来找学书法的老师是吧，这样，找个机会去带我认识一下。”

曲昭楠瞬间收敛了笑容：“廖平，你说实话，你只是想结识她那么简单
吗？我可以帮你搭这个线，但我必须事先提醒你一句。”

“什么？”

“别妄想在这个小姑娘身上玩火！你和你的组织是做什么的，我很
清楚。”

“你和你的组织是做什么的，我也很清楚，咱们半斤八两，谁也不
吃亏。”

昭楠忽然住了口，死死地盯住自己老同学平静似水的脸足有两三秒钟，
然后突然起身往外走，头也不回：“后天下午两点是清子的授课时间，你在
校门口等我。”

“谢了啊！”廖平并不起身相送，只是追在昭楠身后轻轻撂下了这句话。

又过了几分钟，廖平也慢悠悠地转下楼来，摸摸空空如也的口袋，凑到
柜台边，小声地和老板打了声招呼：“楼上雅间记个账，回头……”老板正
忙着在柜台里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合着账目，头都没抬：“您不用付了，大
小姐付过账了。”廖平尴尬地笑笑，努力咽下要说的下半句话，转身想走，
却立刻又被身后的老板叫住：“您稍等，这包点心是大小姐打包给您的，也
付过账了。”

四、陌生的客人

廖平提着点心匆匆走回小店，却见一个穿着靛青色旗袍的陌生姑娘站在关